

# 饮马星河



有人说

美国既不是天堂

又不是地狱

美国就是美国

我看 美国是鲜花沾着血腥兑换美元

法律和枪口同时开火

总统携手海盗拍卖自由而令人关注的地方

不过 那里的月亮虽然不方也不圆  
但还是很亮的

哈斯乌拉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飲馬呈河

哈斯烏拉 著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饮马星河 / 哈斯乌拉 著 . —呼和浩特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2002.12

ISBN 7-204-06518-2

I. 饮… II. 哈… III. 散文—作品—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2190 号

书 名 饮马星河  
作 者 哈斯乌拉  
出 版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经 销 内蒙古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黄滔 陈利保  
印 刷 内蒙古晨峰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250 千  
印 张 12  
插 页 20  
版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7-204-06518-2/I · 1142  
定 价 2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

# 目 录

## 蒙古国

高原雪纷纷——蒙古见闻 ..... 1

黎明，提前一小时

“我们是中国人！”

乌兰巴托从车厢走进大街

用汉语唱歌的蒙古军人

手扒肉还是有力量

五百元的学费

野鹿在街心徜徉

白雪中的“黑市”

“黑市”真黑

生八个孩子是英雄母亲

住在车厢里的画家

停止供应牛羊肉

听不懂的电影更好看

今天是列宁诞辰

最后的罚款单

## 美 国

饮马星河 ..... 51

到地球那边去

洛杉矶夜半的歌声

目录





饮马星河

日 本

梦里樱花几度香 . . . . . 151

咫尺天涯是友邻

多治见市的节日

李波和马头琴

艺术是人类的翅膀

梦里樱花几度香

山元女士哭了

地球村和草原博物馆

我要去东京

泰 国

微笑的泰国 . . . . . 201

佛主和皇室

面包鱼和养鳄场

泰 国  
变性人的真真假假  
人妖的由来  
人妖的属性  
人妖的表演  
香 港  
走进香港  
香江情缕  
一睹香港百年  
香港海洋公园  
太平山夜景  
飞燕凌空  
浅水湾的香火  
天堂购物  
关于文化沙漠  
地狱与天堂的距离  
世界上唯一的金厕所  
女人街及其他  
澳 门  
在澳门看赛马  
在澳门看赛马  
缅 甸  
滇缅边境行  
洱海苍山处处歌  
走进姐告地区  
缅甸边镇——南坎



芭堤亚和人妖表演	
芭堤亚的露天酒吧	
在桂河上漂流	
<b>泰 国</b>	
变性人的真真假假	223
人妖的由来	
人妖的属性	
人妖的表演	
<b>香 港</b>	
走进香港	233
香江情缕	
一睹香港百年	
香港海洋公园	
太平山夜景	
飞燕凌空	
浅水湾的香火	
天堂购物	
关于文化沙漠	
地狱与天堂的距离	
世界上唯一的金厕所	
女人街及其他	
<b>澳 门</b>	
在澳门看赛马	267
在澳门看赛马	
<b>缅 甸</b>	
滇缅边境行	273
洱海苍山处处歌	
走进姐告地区	
缅甸边镇——南坎	

蒙古国	
《银碗》盛酒醉四方	293
俄罗斯	
《银碗》盛酒醉四方	
触摸俄罗斯	301
吉祥雨	
圣彼得堡餐厅	
“他们的时间停了！”	
遥远的红石	
报告上帝：“我们闯关了！”	
越南	
在胡志明的故乡	333
明辉公主号	
河内的早晨	
胡志明故居和主席府	
新加坡	
赤道的花苑——新加坡	347
圣淘沙的音乐喷泉	
美丽的鱼尾狮	
马来西亚	
热带乐园——马来西亚	355
难忘的马六甲	
清清丽丽首相府	
双峰塔下马来人	
皇宫和民宅	
把名字敲在上面	
云顶高原之梦	

# 高原雪纷纷

——蒙古国见闻

在接待蒙古朋友的时候，很不经意地说句『我们也想到你们那里看一看』，不久，一个蒙古朋友的邀请信便托人捎了过来。多少次听到别人津津乐道东京的繁华，加拿大的富有，可自己从未想过能到国外风光一阵子。但是机会像春天的紫燕，漂亮的诱惑就在你的头顶上啼啾了。



蒙古：苏赫巴托广场

1991

3月

北京

3月

3  
高原雪纷纷



## 黎明，提前一小时

1991年4月，一个很平常的早晨，全家说好了早晨不忙着起来，呼和浩特到二连浩特的502次列车上午8点钟才开。可当我们慢慢地吃过早点，桌上的金鸡牌闹钟才在昨晚调好的时刻丁零零地喧闹起来。全家人听到铃声都会心地笑了起来，第一次出国的心情竟让黎明提前一小时燃亮东方。

自从蒙古掀起“中国热”，每每看见迎送蒙古客人的场面，都为那大大小小的几十个包裹而慨叹。今天轮到我们，三个人的随行物品加起来一共十三件。我的两个儿子为送第一次出国的爸爸，宁愿迟到学校半小时，而愉快地接受班主任严厉的批评。

为了能快些走进站台，同行的顾老板凭着面子在车站找了一个熟人，借了一辆小三轮儿，匆匆地从乘务人员的甬道，前呼后拥地赶到站台。说来也巧，刚刚找到铺位放好了大小十三个包裹，正遇上来内蒙古演出轰动一时的蒙古电声乐队演奏员齐·达尔。原来，顾老板和哈日夫同他们早有交往，这位蜚声蒙古乐坛的吉他手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乌兰恰特剧场引起一阵轰动后，已经两次来呼和浩特当起国际倒爷儿来了。一阵寒暄过后，我们便在列车长的陪同下走进餐车。当我们吃完早餐回到铺位，这位

留着披肩发的国际倒爷看到我们和列车长很熟，便向哈日夫苦苦乞求，一定要让列车长与餐车师傅说一声，下一次他要吃一顿可口的蒙古面条，价钱不要太贵，而且要多放一些肥羊肉。当他满嘴流油地吃完面条来向我们道谢时，连连向哈日夫耳语：“你们说了，面条很好，就是，就是肉还是太少了。”当我们一同指着他满嘴唇儿油花，想说他几句，车窗外正巧闪过一群绵羊，顾老板诙谐地甩手一指：“呼伊！塔诺格浩纳阿巴。”示意他买一只羊带回去香香地吃一顿，引得大家哄笑一场。

中途经过卓资山，本来刚刚吃过早饭，可顾老板又跑向站台买来一只烧鸡，因为，卓资山的烧鸡全国闻名，可他风趣地告诉我们：“这里是全国体制改革试点，从这里必须带一些营养，我们这一次的考察才会有新的观念。”一声洪亮的汽笛拉响了，像是为顾老板的幽默而深刻的话语致意。我无意中把目光投向远山，发现山坡上那一处崭新的天主教堂和灰暗的烈士纪念碑共同耸立在一个比邻的山脊，这倒引起我许多戏剧性的联想。

列车在乌兰察布草原上急驶，车窗外的羊群像流动的巨大卵石一闪而过，偶尔有啃着早春枯草的马群，缓缓地抬头向习惯了的轰鸣投去祝福的目光。残雪伴着乍暖的春潮，从山坡的草丛下涌过来，又在人们的目光里滑向身后……

还在我中学读书的时候，和朋友们在通辽实验剧院前的人民广场散步，突发奇想地预兆我们一生中最大的荣幸是：“在天安门广场呆上五分钟！”这一梦幻般的共识，使我们激动了许久。当我们在那难以忘却的年代，在

1978.12.22

22



5  
高原雪纷纷

天安门广场等了十小时，在口号和泪花的海洋里向那位频频招手的伟人致敬时，时代把一个遥远的童话真切的演映在身边。从那一刻起，我的人生便在亦真亦幻的轨道上前行。正当我凭窗远眺神思飞扬的时候，车厢里一阵哄笑使我的目光转向嘻闹的地方。原来，不知什么时候，顾老板打开一个旅行箱，取出 M<sub>1</sub> 便携式摄像机对着我试起镜头来。

知道我们去蒙古，列车员们围拢来，有的要代买纯毛的体形裤，有的要买苏联大花披肩，有的给我们出主意，把蒙古的金项链搞回几十条一下子就发了。我们随便应承着，谁知道那里是什么样子，只听说商店里空空如也，国家外贸部门正从我们内蒙古向这友好邻邦调运急需的大米和白面。

火车在飞速地行驶，为了更好地了解蒙古，我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从旧书报里找到一本时代出版社 1952 年 6 月出版的苏联专家兹拉特金所著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发展》和刚刚出版的《诺门罕战争》。车轮有节奏地敲击着青草抽芽的苏尼特草原，不多时，车厢内开始骚动起来，终点站二连浩特已从地平线上涌过来。我望着铺上铺下十三件行李包裹，额头上已沁出细密的汗珠。

“二连浩特！”  
“真的要出国啦！”



## “我们是中国人！”

等待出境是一次痛苦的折磨。第二天早上 8 点，我们早早地来到车站开始办理出关的手续。先是拿着护照和车票登记单去领取车票，然后进行卫生防疫检查。我们拿到卫生检疫单，车站的朋友们告诉我们：这实际是检查外国人是否有艾滋病。我们面面相觑，末了，相互警告着，谁有艾滋病快去抽血化验！接着又要填写行李包裹单。这真是难为了我们，不愁别的，只愁给嗜好烈性酒的蒙古朋友们带些草原白酒，不知能否准予出关。听说检票时每人只许带两瓶白酒，这更给我们增加了紧张感。朋友们告诉我们，有人带了几箱子河北生产的塑料包装的“老头酒”，出关时发生争执，那顾客听说要没收他的酒，竟然把带的酒摊在地上，一脚踩破一瓶“老头酒”，嘴里还说着“一瓶酒不就是三角七分钱嘛！”结果，一箱子酒洒了一地，熏得顾客无可奈何，又不能离开排队候车的场地。当然，那位带酒的顾客理所当然被罚了款。可是出关在即，真的被查出来又奈何海关严格的规章。好在送我们上车的朋友向检查员证明，证明我们确实不是“倒爷”，才使我们紧张的脸上绽出轻松的微笑。当我们挥汗如雨地将半吨重的行李扛进异国 434 列车的包厢时，已经是下午 5 点 03 分，真是谢天谢地。

2008.7.26

2008.7.26

高原雪纷纷



刚刚揩去满脸汗水，还没有安顿好大大小小的箱子，两名海关工作人员走进车厢里来，另外两名三十五六岁模样的女卫生检疫员也跟着我们进了包厢，他们先是用蒙古语还是英语问了一句什么，然后抬头看我们的装束和容貌，温和地用汉语说了一句：“噢！你们是中国人。”在我人生的旅途中，没有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问及我是不是中国人。可在此时此地，倒该牢牢记住自己的国籍和种族。面对异国卫生检疫人员的询问，我们兴奋地异口同声地回答：“对，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也没有感到在这个时候回答这样简单的问题是那样认真，那样严肃。看到我们回答得那般紧张而认真，两名卫生检疫人员也是不约而同地露出一丝海关人员少有的微笑。简单的对话过后，马上有这样那样的表格送到我们手里，而且都是斯拉夫文，没有人告诉你怎么填写。我们只好填写一行字，跑到别的车厢去问一下同行的蒙古人，费了好大的劲儿填写完。据说，我们还是把生辰年月写倒了。直到6点35分，列车终于从二连火车站启动。整整一天的时间，有人从隔壁车厢传来感叹：“唉呀我的妈呀，总算要出国了！”

夕阳已等不及送我们驶离二连浩特，撒下漫天辉煌沉入西山。尽管几乎等了一天，总算熬到出关，可是真正临到去国离乡，心中悠然涌动起缕缕恋情，少年的遐想和遥远的童话，好像橙红色的天幕上组装着鲜丽的故事。再见了，我的祖国，再见了，我的故乡。

顾老板和哈曰夫已是二进蒙古，他们的新鲜和激动已成过去。顾老板又端起摄像机抢拍着驶离二连浩特的镜头。哈曰夫看看铺上铺下，那眼神告诉我们，是不是切



几块酱牛肉，再撕开一袋蒜蓉辣酱答兑一下冷落了很久的胃口。

6点39分，列车轰鸣着通过了庄严的国门。

当我们成了20分钟的外国人以后，蒙古境内的第一站扎门乌德的霓虹灯便摄进了顾老板的M7。我好奇地打开窗户，看到站台上人来人往，看不清是车站工作人员，还是在乘车的顾客。目光里不时走过满脸稚气的蒙古士兵，他们的手指间闪动着烟火的光亮。过一会儿，有几个穿戴时髦的蒙古姑娘手拉着手，从尖顶的车站大厅里走出来，在忙乱的人群中划出一道绚丽的彩虹。又是一阵痛苦的等待，边检人员轮番进来询问，好在往蒙古带东西，查询得虽然认真，但是很少开包检查。各种检查刚过，哈日夫急匆匆地离开包厢跳下列车，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寻找一位刚刚认识不久的海关小姐。是不是给她送一些纪念品，答谢她在刚才的例行检查中，给我们那么多温和和笑脸。但愿我们一路顺畅！

蒙古高原游记



高原雪纷纷

## 马兰巴托从车厢走进大街

到了晚上 9 点零 10 分，列车徐徐地驶离蒙古境内的第一站扎门乌德。夜幕上缀着满天的星星，我们的心这时才真正平静下来。该不会再有什么检查。好在哈日夫找到了那立海关小姐，并把她请到我们包厢里坐了一会儿。可能其他检查人员看见我们谈得很热烈，或许，扎门乌德海关对入境检查一直是时紧时松，我们的行李一个也没有打开，几十瓶“草原白酒”散落在铺上铺下的包裹里。在车厢过道里踱步的时候，我发现车厢的列车员不像我们国内的列车员大都是青春勃发的姑娘。蒙古的列车员大都是五十岁上下的中老年妇女，问及缘由，老服务员深有感触地说：“年轻时就干上这一行，现在老了，改行就等于失去工作。我们国家人口少，好多姑娘都在城里找了工作，这一行就只有我们这样干下去。”说完，拉了拉过道上的窗帘，蹒跚地向服务室走去。

偶尔有一处处灯光闪过，那是一个个特快列车不停的小站。朦胧中看到，这些小站几乎都是一种规格的设计，一律黄墙绿顶木栅栏式的俄式平房。直到夜里 11 点 40 分，才在站台外边看见一辆吉普车。

早晨，太阳从蒙古高原的山脊上缓缓地升腾，窗外是一望无际的牧野，偶尔有一处用木栅栏围起的春营地，几

只白白的羔羊在初春的草坪上摇动着尾尖，为空旷的草原平添一点生气。

顾老板和哈曰夫凭着上次来蒙古的时间表，死死地咬定中午1点30分到达乌兰巴托。所以，直到12点，顾老板仍然举着他的M7。哈曰夫又认识了一位达尔罕省医院的年轻女医生，谈得很投机。突然，车厢里骚动起来，我们以为又有喝醉了酒的蒙古朋友在我们包厢门口喧闹。和我们住在一个包厢里的蒙古朋友一上车就在隔壁车厢喝酒，早上8点多才回到铺位上睡觉。我打开门一看，不少人提着行李准备下车。我着急地让哈曰夫问一下，他匆忙跑回来回答说乌兰巴托到了。这下子可忙坏了我们。明明还有一个小时，国际列车怎么可以提前一小时进站呢？茶几上一片狼藉，许多包裹打开后还没有包好，我们三人一边埋怨一边打点行装，一夜没有睡觉的蒙古朋友正在上铺酣睡。忙乱中，我又问了一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曰夫这才搞清楚，原来，蒙古国已在4月1日实行了夏时制，所以进站时间提前了一个小时。我们明明记得人民日报早有告示：4月21日实行夏时制。可我们却忘记了，从昨天通过国门的时候起，我们已经是外国人啦。

就要目睹闻名已久的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目光从熙熙攘攘的人群头顶上掠过，急于观赏这座具有浓郁草原风貌的现代城市。三百多年的历史使蒙古第一个活佛哲布尊丹巴一世的驻地变成了世人瞩目的红色英雄城。蒙古人民也在沧桑巨变中走向文明，走向未来。

乌兰巴托的车站并不大，只有两层楼房高的尖顶候车室孤零零地坐落在站台上。周围没有栏杆，没有钢管焊